

王阳明全集

知行录



中华智慧精粹文库

顾问：石峻 朱伯崑
张岱年 季羨林
罗国杰 戴逸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主编：张立文
策划：刘芳（执行）

红旗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

静心录



中华智慧精粹文库

顾问：石峻 朱伯崑
张岱年 季羨林
罗国杰 戴逸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主编：张立文
策划：刘芳（执行）

红旗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

悟真录



中华智慧精粹文库

顾问：石峻 朱伯崑
张岱年 李英林
罗国杰 戴逸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主编：张立文
策划：刘芳（执行）

红旗出版社

王阳明全集

顺生录



中华智慧精粹文库

顾问：石峻 朱伯崑
张岱年 季羨林
罗国杰 戴逸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主编：张立文
策划：刘芳 (执行)

红旗出版社

· 中华智慧精粹文库 ·

王阳明全集

· 知行录 ·

(明) 王守仁 著

红旗出版社

· 中华智慧精粹文库 ·

王阳明全集

· 静心录 ·

(明) 王守仁 著

红旗出版社

· 中华智慧精粹文库 ·

王阳明全集

· 悟真录 ·

(明) 王守仁 著

红旗出版社

· 中华智慧精粹文库 ·

王阳明全集

· 顺生录 ·

(明) 王守仁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阳明全集/(明)王阳明著;张立文整理. —北京:红旗出版社,
1996.10

ISBN 7-80068-953-0

I. 王… II. ①王…②张… III. 王守仁—全集 IV. B
24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8554 号

王阳明全集

编 著 者 王守仁
主 编 张立文
总 策 划 陈华梅

责任编辑 肖景华
封面设计 陈华梅
版式设计 刘 芳

红旗出版社出版
邮 政 编 码:100727
(北京沙滩北街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60 印张 1200 千字

199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套

定价 100.00 元

ISBN 7-80068-953-0/B·2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 言

张立文

王阳明（公元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他对于现代新儒家有很大的影响。现代新儒家的思维模式或思想路向，无论是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牟宗三的新心学，还是张岱年的新气学，都是接着宋明理学中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张（载）王（夫之）气学讲的。^①“接着讲”比“照着讲”进了一个层次，有其自己的诠释和理解。

尽管如此，但现代新儒家基本上仍因袭宋明新儒家对于传统形上学追根究底的思考。理、心、气作为形上学存有，是存在者的存有，而非实在的存有。假如我们试图从新儒家的道德形上学和形上学本体的预设中超越出来，即从宋明新儒学对于根、底的追根究底的理论思考，转向对根、底自身的理论思考和为什么追、究以及如何追、究的探讨。这对于理解和诠释现代新儒家的思维理路是有裨益的。

一、良知是儒释道的融突和合

作为根、底自身的理、心、气或式、良知、物是什么？如何存在？在新儒家那里，道德形上学的本质，即其所是，应

^① 参见拙作：《新儒家哲学与新儒家的超越》收入拙著：《中国近代新学的展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版，第285—304页，另见拙作：《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哲学与文化》1994年3月号，第21卷第3期。

该从新儒家建构的理、心、气中推知；而理、心、气是什么？如何可能？又只有从道德形上学的本质中获知。在这个循环中，只有从其所是的理、心、气切入，才能揭示理、心、气作为道德形上学本质的此在之真。

传统形上学本体论在其追根究底的过程中，古希腊的赫拉克里特从存在与逻各斯，巴门尼德从存在与非存在，德谟克里特从原子与虚空，柏拉图从影象与理念，亚里士多德从质料与形式的矛盾二分中建构了形上学存有论。中国的老子从道与物，孟子从心与性，荀子从天与人，张载从气与物，二程从天理与阴阳，朱熹从理与气，王阳明从心与物的“融突”而和合中建构了形上学存有论。中西形而上学的思维取向有同有异。

朱熹形上学本体的追根究底，并不是从理开始，而是从具体事物开始。“且如这个扇子，此物也，便有个扇子的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当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朱子语类》卷六十二）。扇子在“如此用”中，主体才接触到扇子的器物性，因为扇子的“如此用”，依赖于扇子器物的实在性。但是对当下扇子的描述和解释并不能说明扇子的扇性，即使对扇子的“如此做”做出考察，亦不能对扇子的扇性作出真实的回答。因为这是对于扇子“此物”的描述或解释，属于扇子的物象、形相层面的理解，即属于形而下层次。扇子的存在之真，并非扇子的形相，而是超越形相的扇子之理。

扇子之理并不随制作扇子的材料（竹子、木材、纸张、棕叶等）、形状（长、方、圆、半圆等）、字画而改变，而是扇子所必须具备的最基本、最一般的规则、规范、原则的和合；“是如此做，合当如此用”等规则、规范的总和。犹如“这个

椅子有四只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只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朱子语类》卷六十二）。“四只脚”是为了保持椅子的平稳和承受压力的需要，但“四只脚”并不就是椅子，桌子也是四只脚；椅子也不一定是“四只脚”，三只脚的椅子也有，这只是对椅子的一种规范而已。椅子之理的真实性通过椅子的“四只脚”和“可以坐”而呈现出来。^①扇子之理和椅子之理，通贯扇子、椅子的全过程。扇子、椅子的某一部分，并不能必然构成扇子、椅子。扇子、椅子只有依照扇子“如此做，合当如此用”和椅子的“四只脚，可以坐”的扇子之理与椅子之理，才成为扇子之真和椅子之真。扇子之真和椅子之真由于扇子之理和椅子之理在扇子、椅子中得到实现，所以，扇子之理便拥有了扇子世界，椅子之理亦拥有了椅子世界。这个扇子世界和椅子世界是扇子世界的和合和椅子世界的和合，缺了一方面因素的和合，如少了一只脚，便坐不得，就不成为椅子，亦无椅子之真和椅子之理。就此而言，扇子之真和椅子之真的要旨，就在于和合。譬如就人身而言，“亦是气血和合做成（先生以手指身）”（《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扇子之理与椅子之理的本身就是和合。和合就是对理这个根底自身的追究和理论思考。

如何体认这个理？朱熹哲学十分强调“即物穷理”或“格物穷理”。“穷”可训释为对形上学本体理的追根究底的追究或究。王阳明年青时曾笃信朱学，试图把朱熹所说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年谱》，《王阳明全集·顺生录》）的话，着实去“用”。这个“用”，就是按朱熹

^① 参见拙著：《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8—194页

的话去实践，以体认草木中所蕴涵的那个理。于是阳明与一个姓钱的朋友相约早夜去格他父亲在北京官署里的竹子之理。他们面对翠竹，冥思苦想，竭其心思，“格”了七天，其结果不仅竹子之理没有“格”到，两人都累病了。尽管可预设草木都涵至理，通过格草木等物而有追、究形上学本体理的可能。然而客体竹子不就是竹子之理。这里所谓“格”，是指视觉感官接触客体竹子，所获得的关于竹子的形状、颜色、长短、粗细等表象，这些都是外在的形相，而不是隐藏在竹子形相背后的竹子之理。照着朱熹的思路，是在主体之外去求异在于主体心的草木事物之理，即心外之理。

然而，王阳明真心实意地去做、去穷格形上学竹子理的失败，说明朱熹形上学本体理是不可穷格、不可体认的一种虚设。尽管朱熹相信他的形上学本体理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性在王阳明心中失落了。一种理论信仰的失落，不能不给他的思想带来混乱和徬徨。于是王阳明转而求诸于释、老之学，以解思想之困惑。然阳明求诸释、老，非执着释、老，其目的仍是求圣人之道。

自汉以降，外来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的孔老思想观念发生激烈冲突。唐代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释、老鼎盛，儒教式微。唐采取了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的政策，作为回应外来佛教挑战的方法。这种方法一直延续到北宋。但“兼容并蓄”的方法，并没有改变儒衰佛盛的现实和容蓄出新的理论形态。到了程颢“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二程集》中华书局版，第424页）。这个体贴，标志着唐宋以来的“兼容并蓄”方法落到了实处，新的理学理论形态的化生；也

标志着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挑战作出了成功的回应以及其自身的生命力。

理学是儒、释、道三教由冲突——融合而和合的和合体。^①以后三教“融突”和合，成为普遍的共识；出入释道、或援佛老人儒，也成为理学家殊学同途。^②正由于理学家能出入佛、老，所以才能建构吸纳佛、老而又超越佛、老的理论体系，而使中国的理论思维达到古代的高峰。无论是程朱道学，还是陆王心学，在中国哲学史上都具有集大成的意义。

佛教的万象皆幻，唯心为真。“万法唯识”，“一切唯心”和道教的“以无生有”等思想，不能不对出入于佛、老者久之王阳明思想产生影响。湛若水曾说：“逃仙逃禅，一变至道”（《阳明先生墓志铭》《王阳明全集·顺生录》）。阳明思想虽与佛、道有冲突，但亦融合，柳存仁说：阳明与佛教之融合，不止修持功夫一端，抉其大者有五：（1）明觉自然义；（2）无所住义；（3）无善无恶义；（4）万物一体义；（5）破生死义。^③此五者既为佛，亦阳明思想之要旨。

阳明以开放的胸怀，消融佛教（特别是禅宗^④）。然其宗旨，犹阳明说：“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重修山阴县学记》《王阳明全集·悟真录》）。禅圣二学，有所同；既有所同，便可融合；既可融合，便可超越佛教。阳

^① 参见拙作：《理学的思想来源——儒释道三教的论争和融合》，载拙著《宋明理学逻辑结构的演化》万卷楼图书公司1993年版，第15—90页。

^② 参见拙作：《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2—85页。

^③ 柳存仁：《王阳明与佛道二教》，《和风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页。

^④ 参见荒木见悟：《阳明学における佛敎》，载《阳明学大系》第一卷《阳明学入门》东京：1971年，第291—320页，另见陈荣捷：《王阳明与禅》，载《陈荣捷哲学论文集》，第72—82页。

明融佛，为其建构心学理论体系之需要。

“明觉自然”是阳明对于“良知”本体的描述。“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知行录》）。本体明觉自然，而有照心，妄心之分。“照心非动者，以其发于本体明觉之自然，而未尝有所动也。有所动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体明觉之自然者，未尝不在于其中，但有所动耳，无所动即照矣。无妄无照，非以妄为照，以照为妄也”（同上）。照心妄心，犹良知一心开二门。^①一心二门，二门一心。体用同源，显微无间。有妄有照则犹二，二则息；无妄无照则不二，不二不息，犹禅家烦恼菩提不二。

阳明认为，“良知之体皎如明镜，略无纤翳”（同上）。惠能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无处有尘埃。”（《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页）他是针对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同上第12页）而言。两者之别是，前者悟得“无”，后者只是“有”。“有”即未“识心见性”。阳明以无尘埃的明镜喻“良知”本体，犹如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如明镜”（《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知行录》），明镜之喻，阳明强调一个“明”字。只要“明”便可“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明的工夫，便是“拂拭”工夫。明镜应物，过而“无所住”，这是阳明体得佛教思想。“‘无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为非也。明镜之应物，妍者妍，媿者媿，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处。妍者妍，媿者媿，一过而不留，即是无所住处”（《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知行录》）。明镜无物不照，照

^① 参见拙作：《佛教与宋明理学的和合的人文精神》，载日本《中外日报》1995年11月25日、28日。

虽真而不留住照物之影像；只有“无所住”，才能随感而应物。

“无善无恶”为佛教与阳明都有所倡导，薛侃问阳明何以异？阳明回答说：“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佛氏之所以不可以治天下，是由于“外人伦，遗物理，而堕于空寂者”（《与夏敦夫书》，《王阳明全集·静心录》）。圣人以无善无恶之心，循天理，行王道，为治天下。另佛氏有“自私自利之心”，而吾儒无自私自利之心。此其异也；其同有二：一是“‘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知行录》）。把不思善恶作为体认“本来面目”和“良知”的心境或进路。二是“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同上）。致知之功与常惺惺，体段工夫，大略相似。

“万物一体”既是佛教至高境界，亦为儒家与天地合德的意境。阳明虽承先儒，却力倡“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知行录》）。何以“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大学问》从人见孺子入井的“怵惕惻隐之心”；闻鸟兽的哀鸣而有“不忍之心”；见草木摧折的“悯恤之心”；见瓦石的毁坏而有“顾惜之心”。此“四心”可见是其仁与孺子、鸟兽、草木、瓦石为一体之呈现。“四心”贯通人与鸟兽、草木、瓦石，而“四心”即是“良知”。“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

可为天地矣。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知行录》）。良知是天地万物，草木瓦石之所以存在的共同根据，亦即“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根据。由此根据，良知便是阳明所深信的“吾圣门正法眼藏”（《寄邹谦之》，《王阳明全集·静心录》）。

“破生死”是人之大关，儒家“未知生，焉知死”之说，对死亡忽于追究。其实对死亡无所追究，对生的意义也就无深切体验。阳明受佛教薰染。“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处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知行录》）。破生死之念，似禅家斩断，便是进入最高的性命之学的境界。阳明一生坎坷，几经至于死地，对此体悟殊深。

阳明融合佛教思想，非仅此五端。就此而言，亦见阳明出入佛教，以归于儒。虽阳明与道教渊源颇深，但其融道归儒之宗旨与佛教同。

阳明六世祖王纲，元末奉母避兵五泄山中，遇道士赵缘督^①，授以筮书。其孙王与准善筮，因他不堪县令邀筮，取筮书焚之，不与术士为流。阳明其父王华为状元，严拒仙家。但阳明童时好奇杂览，十一岁在北京街头与道士谈“圣胎”、“丹田”，十七岁新婚之夜逸入铁柱宫与道士谈养生，对坐忘归。一生与道教结缘甚深。^② 阳明与道教，主要是与张伯端

^① 赵缘督是北宋全真教嫡传弟子及兼承南宋符箓（衣钵）者，其弟子为陈致虚（参见王沐：《悟真篇丹法源流》，《悟真篇浅解》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1页）。

^② 参见柳存仁教授的“王阳明与道教之交涉”载《王阳明与道教》，收入《和风堂文集》第871—872页。